



通志堂經解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

通志堂經解

3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

周代名也易書名也其卦本伏羲
交易變易之義故謂之易其辭則文王
繫故繫之周以其簡泰重大故分為上下兩篇
經則伏羲之畫文王周公之辭也并孔子所作
之傳十篇凡十二篇

朱氏附錄易有兩義一是變易便是流行底
一是交易便是對待底○問交易變易之義
如何曰交易是陽交於陰陰交於陽是圖卦
上底如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
不相射八卦相錯者是也變易是陽變陰陰
變陽老陽變為少陰老陰變為少陽此是占
筮之法如晝夜寒暑屈伸往來者是也

乾元亨利貞

上古聖人始畫八卦三才之道備矣因而重
之以盡天下之變故六畫而成卦重乾為乾乾
天也天者天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乾健也健
而元息之謂乾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違
是也分而言之則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
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
謂之乾乾者萬物之始故為天為陽為父為君
元亨利貞謂之四德元者萬物之始亨者萬物
之長利者萬物之遂貞者萬物之成唯乾坤有
此四德在他卦則隨事而變焉故元專為善大
利主於正固亨貞之體各稱其事四德之義廣
矣大矣

程氏附錄讀易須先識卦體如乾有元亨利
貞四德闕卻一箇便不是乾須要認得

六畫者伏羲所畫之卦也一者奇也陽之
數也乾者健也陽之性也本注乾字三畫卦之
名也下者內卦也上者外卦也經文乾字六畫
卦之名也伏羲仰觀俯察見陰陽有奇偶之數

故畫一奇以象陽畫一偶以象陰見一陰一陽
有各生一陰一陽之象故有下而上再倍而三
以成八卦見陽之性健而其成形之大者為天
故三奇之卦名之曰乾而擬之於天也三畫已
具八卦已成則又三倍其畫以成六畫而於八
卦之上各加八卦以成六十四卦也此卦六畫
皆奇上下皆乾則陽之純而健之至也故乾之
名天之象皆不易焉元亨利貞文王所繫之辭
以斷一卦之吉凶所謂彖辭者也元大也亨通
也利宜也貞正而固也文王以為乾道大通而
至正故於筮得此卦而六爻皆不變者言其占
當得大通而必利在正固然後可以保其終也
此聖人所以作易教人卜筮而可以開物成務
之情意餘卦放此

朱氏附錄問以乾字為伏羲之文元亨利貞
為文王之文固是不知履虎尾同人于野亨
之類又如何曰此恐是少了字或是就上字
立辭皆不可考有羅田宰吳仁傑云恐都刪
了字如乾坤之類皆刪了問若乾坤則猶可
言屯蒙之類若無卦名不知其為何卦曰他
說卦畫便是名了恐只是欠了字底是○元
亨利貞四字文王本意在乾坤者只與諸卦
一般是大亨而利於正耳至孔子作彖傳文
言始以乾坤為四德以諸卦自如其舊二聖
人之意非有不同蓋各是發明一理耳今學
者且當虛心玩味各隨本文之意而體會之
其不同處自不相妨不可遽以己意橫作主
張又曰人只見夫子於乾坤文言解作四德
他卦只云大亨以正便須要於乾坤四德說
教大於他卦畢竟本皆占辭也○正字不能
盡貞之義須用連正固說其義方全正字也
有固字意思但不分明終是欠闕○貞固是
固得恰好如尾生之信是不貞之固須固得

好方是貞○問程子傳聖人始畫八卦三才
之道備矣因而重之以盡天下之變故六畫
而成卦據此說卻是聖人始畫八卦每卦便
是三畫聖人因而重之為六畫似與邵子一
生兩而生四四生八八生十六十六生三十
二三十二生六十四為六畫不同曰程子之
意只云三畫上疊成六畫八卦上疊成六十
四耳與邵子說誠異蓋康節此意不曾說與
程子程子亦不及問之故一向只隨他所見
去但他說聖人始畫八卦不知聖人畫八卦
時先畫甚卦此處更曉他不得○重卦之由
不但伊川先生之說如此蓋大傳亦云八卦
成列因而重之矣但八卦所以成列乃是從
太極兩儀四象漸次生出至於此畫成之
後方見其三才之象非聖人因見三才遂以
已意思惟而連畫三爻以象之也因而重之
亦是因八卦之已成各就上面節次生出畫
成之後然後見其可以盡天下之變不是聖
人見下三爻不足以盡天下之變然後別生
計較又并畫上三爻以盡之也○問乾者天
之性情曰乾健也健體為性健之用是情○
乾者天之性情指理而言也謂之性情該體
用動靜而言也○火之性情則是箇熱水之
性情則是箇寒天之性情則是箇健○性情
二者常相參在此情便是性之發非性何以
有情健而無息非性何以能如此○問乾者
天之性情曰此只是論其性體之健靜專是
性動直是情大抵乾健雖靜時亦專到動時
便行之直到坤主順只是翕開謂如一箇剛
健底人雖在此靜坐亦專一而有箇作用底
意思只待去作用到得動時直其可知若一
柔順人坐時便只恁地靜坐收斂全無箇營
為底意思其動也只是開而已又問如此則

乾雖靜時亦有動意否曰然○乾坤是性情
天地是皮殼其實是一箇道理○問天專言
則道也曰如云天命之謂性便是說道如云
天之蒼蒼便是說形體惟皇上帝降衷于下
民是說帝便似以物給付與人便有主宰之
意又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
此是說形體○問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
違是也此語何謂曰程子此語某亦未敢以
為然天且弗違此只是上天曰知性則知天
此天便是專言之則道者否曰是○問以主
宰謂之帝孰為主宰曰自有主宰蓋天是箇
至剛至陽之物自然如此運轉不息所以如
此必有為之主宰者這樣處要人自見得非
言語所能到也因舉莊子執主張是孰維細
是一段而曰他也見得這道理○問以功用
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曰鬼神只是往來
屈伸功用只是論發見者所謂神也者妙萬
物而為言妙處即是神其發見而見於功用
者謂之鬼神至於不測者則謂之神又曰功
用言其氣也妙用言其理也又曰功用是有
迹底妙用是無迹底又曰功用兼精粗而言
妙用言精者○伊川好意思固不盡在解經
上然就解經上亦有極好意思如說乾字
便云乾健也健而無息之謂乾夫天專言之
則道也天且弗違是也分而言之則以形體
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
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問乾元亨利
貞注云見陽之性健而成形之大者為天故
三奇之卦名之曰乾而擬之於天也猶謂卦
辭未見取象之意其成形之大者為天及擬
之於天二句恐當於大象言之下文天之象
皆不易一句亦然坤卦故此曰變設此卦時
便有此象了故於此豫言之又後面卦辭亦

有兼象說者故不得不豫言也

初九潛龍勿用

下爻為初九陽數之盛故以名陽爻理无形
也故假象以顯義乾以龍為象龍之為物靈變
不測故以象乾道變化陽氣消息聖人進退初
九在一卦之下為始物之端陽氣方萌聖人側
微若龍之潛隱未可用當晦養以俟時

本義初九者卦下陽爻之名凡畫卦者自下而
上故以下爻為初陽數九為老七為少老變而
少不變故謂陽爻為九潛龍勿用周公所繫之
辭以斷一爻之吉凶所謂爻辭者也潛藏也能
陽物也初陽在下未可施用故其象為潛龍其
占曰勿用凡遇乾而此爻變者當觀此象而玩
其占也餘爻放此

朱氏附錄潛龍兩字是初九之象勿用兩字
即是告占者之辭若卜得初九是潛龍之體
只得隱藏不可用孔子作小象文釋其所以
為潛龍者以其在下也諸文皆如此推測自
分明○乾之初九只是陽氣潛藏之象未可
發用之占耳若便著箇不易乎世不成乎名
隱而未見行而未成底人坐在裏面便死殺
了非所謂潔淨精微者若會得卦文本意卻
不妨當此時居此位作此人也頃年嘗因人
問易應之曰公會看靈茶課否易之模樣便
只是如此也後有人問豈以其不足告而云
尔邪此錯認了話頭也○易如一箇鏡相似
看甚物來都照得如潛龍只有潛龍象自天
子至于庶人看甚人都使得孔子說龍德而
隱不易乎世不成乎名便是就事上指殺說
了然會看底孔子說也活不會看底雖文王
周公說底也死了又曰須知得他是假託說
是它含說假託謂不惹看事物它含是說簡
影象在裏无所不包○問程易以初二三四

四爻作辭說何以見得如此曰此是推說爻
象之意非本指也讀易若通得本指後便儘
說去儘有道理可言問本指曰易本因卜筮
而有占占辭中便有道理如望得乾之初九
初陽在下未可施用其象為潛龍其占曰勿
用凡遇乾而得此爻者當觀此象而玩其占
隱晦而勿用可也他皆倣此此易之本指也

蓋潛龍則勿用此便是道理故聖人為象辭
象辭文言節節推去無限道理此程易所以
推說得無窮然非易本義也先通得易本指
後道理儘無窮推說不妨若便以所推說者
去解易則失易之本指矣○伊川說得都犯
手勢引辭來做乾卦乾又那裏有箇辭來當
初聖人作易又何嘗說就是辭他只是懸空
說在這裏都被人說得來事多失了了他潔淨
精微之意易只是說箇象是如此何嘗有實
事如春秋便句句是實事如言公即位具箇
有箇公即位易何嘗如此不過只是因畫以
明象因象以推數因這象數便推箇吉凶以
示人而已都無後來許多勞攘說話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見龍之見是潛龍反小
田地上也出見於地上其德已著以聖人言
之舜之田源時也利見大德之君以行其道君
亦利見大德之臣以共成其功天下利見大德
之人以被其澤大德之君九五也乾坤純體不
分剛柔而以同德相應

程氏附錄九二利見大人九五利見大人聖
人固有在上者在下者○乾六爻如欲見聖
人曾履處當以舜可見在側陋便是潛陶漁
時便是見升聞時便是乾乾納于大麓時便
是躍

二謂自下而上第二爻也後放此九二剛
健中正出潛離隱澤及於物物所利見故其象

曰何害若臣等占得則陛下是飛龍在天臣等利見大人是利見陛下也此說得最好如此所以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萬事无不可該无不周遍此易之用所以不窮也又曰占者當不得見龍飛龍則占者爲客利去見那大人大人即九五九二之德見龍飛龍是也若潛龍君子則占者自當之矣

上九亢龍有悔

傳九五者位之極中正者得時之極過此則亢矣上九至於亢極故有悔也有過則有悔唯聖

人知進退存亡而无過則不至於悔也

朱氏附錄亢龍有悔若占得此爻必須以亢滿爲戒如這般處最是易之大義易之爲書大抵於盈滿處致戒蓋陽氣正長必有消退之漸自是理勢如此又云當極盛之時便須慮其亢如當堯之時須交付與舜若不尋得箇舜便交付與他則堯之後天下事未可知

用九見羣龍元吉

用九者處乾剛之道以陽居乾體純乎剛者也剛柔相濟爲中而乃以純剛是過乎剛也見羣龍謂親諸陽之義元爲首則吉也以剛爲天下先凶之道也

程氏附錄謂公言用九只在上九一爻非也六爻皆用九故曰見羣龍元吉用九便是行健處天德不可爲首言乾以至剛健又安可更爲物先爲物先則有禍所謂不敢爲天下先乾順時而動不過處便是不爲首六爻皆同

本義用九言凡筮得陽爻者皆用九而不用七蓋諸卦百九十二陽爻之通例也以此卦純陽而居首故於此發之而聖人因繫之辭使遇此卦而六

爻皆變者即此占之蓋六陽皆變剛而能柔吉之道也故爲羣龍元首之象而其占爲如是則吉也春秋傳曰乾之坤曰見羣龍元首吉蓋即純坤卦辭此馬之貞先迷後得東北喪勿之意

朱氏附錄謂乾坤獨言用九用六何也曰此二卦純陽純陰而居諸卦之首故於此發此一例凡占法皆用變爻占故凡占得陽爻者皆用九而不用七占得陰爻者皆用六而不

用八蓋七爲少陽九爲老陽六爲老陰八爲少陰老變而少不變凡占用九用六者用其變爻占也遇乾而六爻皆變則爲陰遇坤而六爻皆變則爲陽○用九用六此歐公舊說也而愚又嘗因其說而推之竊以爲凡得乾而六爻純九得坤而六爻純六者皆當直就此例占其所繫之辭不必更看所變之卦左

傳蔡墨所謂乾之坤曰見羣龍元首即坤之牝馬先迷也利永貞即乾之不言所利也○歐陽子曰乾坤之用九用六何謂也曰乾文七九坤文八六九六變而七八不爲易道占其變故以其所占者名爻不謂六爻皆九六也及其筮也七八常多而九六常少有元九

六者焉此不可以不釋也六十四卦皆然特於乾坤言之則餘可知耳○用九不用七且如得純乾卦皆七數這卻是不變底它未當得九未在這爻裏面所以只占上面象辭用九蓋是變底○七八九六雖是逐爻之數然全卦七八則當占本卦辭三爻七八則當占

兩卦辭全卦九六則當占之卦辭○羣龍元首這便是利牝馬者爲不利牝而卻利牝如西南得朋東北喪勿皆是元頭底○卦之本體元是六龍今變爲陰頭面雖變渾身卻只是龍只一似元頭底龍相似○問見羣龍元

首吉伊川之意似云用剛陽以爲天下先則

凶元首則吉曰凡說文字須有情理方是用九當如歐陽公說方有情理某解易所以不敢同伊川便是有這般處看來當以見羣龍元首爲句蓋六陽已盛如羣龍然龍之剛猛在首故見其元首則吉大意只是要剛而能柔自人君以至士庶皆須如此若說爲天下

先便只是人主方用得以下更使不得恐不如此又曰如歐說蓋爲卜筮言所以須着有用九用六若如伊川說便無此也得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卦下之元辭爲彖夫子從而釋之通謂之彖者言一卦之義故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大哉乾元贊乾元始萬物之道也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萬物資始乃統天言元也乾元統言天之道也天道始萬物萬物資始於天也雲行雨施品物流形言亨也天道運行生育萬物也大明天道

之終始則見卦之六位各以時成卦之初終乃天道終始乘此六爻之時乃天運也以御天謂以當天運乾道變化生育萬物洪纖高下各以其類各正性命也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保合大和乃利貞保謂常存合謂常和保合大和是以利且貞也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者保合大和也天爲萬物之祖王爲萬邦之宗乾道首出庶物而萬彙奉若道尊臨天位而四海從王者體天之道則萬國咸寧也

程氏附錄雲行雨施是乾之亨處○人能大明乾之終始便知六位時成命時乘六龍以當天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武問變與化何別曰變

如萬物方變而未化則更無舊述自然之謂也莊子言變大於化非也○自古元不曾有人解仁字之義須於道中與它分別出五常若只是兼體卻只有四也且譬一身仁頭也其它四端手足也至如易雖言元者善之長然亦須通四德以言之

〔彖傳本義〕彖即文王所繫之辭傳者孔子所以釋經之辭也後凡言傳者倣此

〔朱熹〕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此專以天道

明乾義又折元亨利貞為四德以發明之而此一節首釋元義也大哉歎辭元大也始也乾元天德之大始故萬物之生皆資之以為始也又為四德之首而貫乎天德之始終故曰統天

〔行〕明乾義又折元亨利貞為四德以發明之而此一節首釋元義也大哉歎辭元大也始也乾元天德之大始故萬物之生皆資之以為始也又為四德之首而貫乎天德之始終故曰統天

〔位〕明乾義又折元亨利貞為四德以發明之而此一節首釋元義也大哉歎辭元大也始也乾元天德之大始故萬物之生皆資之以為始也又為四德之首而貫乎天德之始終故曰統天

〔化〕明乾義又折元亨利貞為四德以發明之而此一節首釋元義也大哉歎辭元大也始也乾元天德之大始故萬物之生皆資之以為始也又為四德之首而貫乎天德之始終故曰統天

〔會〕明乾義又折元亨利貞為四德以發明之而此一節首釋元義也大哉歎辭元大也始也乾元天德之大始故萬物之生皆資之以為始也又為四德之首而貫乎天德之始終故曰統天

〔者〕明乾義又折元亨利貞為四德以發明之而此一節首釋元義也大哉歎辭元大也始也乾元天德之大始故萬物之生皆資之以為始也又為四德之首而貫乎天德之始終故曰統天

〔全〕明乾義又折元亨利貞為四德以發明之而此一節首釋元義也大哉歎辭元大也始也乾元天德之大始故萬物之生皆資之以為始也又為四德之首而貫乎天德之始終故曰統天

〔後〕明乾義又折元亨利貞為四德以發明之而此一節首釋元義也大哉歎辭元大也始也乾元天德之大始故萬物之生皆資之以為始也又為四德之首而貫乎天德之始終故曰統天

〔言〕明乾義又折元亨利貞為四德以發明之而此一節首釋元義也大哉歎辭元大也始也乾元天德之大始故萬物之生皆資之以為始也又為四德之首而貫乎天德之始終故曰統天

〔乾〕明乾義又折元亨利貞為四德以發明之而此一節首釋元義也大哉歎辭元大也始也乾元天德之大始故萬物之生皆資之以為始也又為四德之首而貫乎天德之始終故曰統天

〔道〕明乾義又折元亨利貞為四德以發明之而此一節首釋元義也大哉歎辭元大也始也乾元天德之大始故萬物之生皆資之以為始也又為四德之首而貫乎天德之始終故曰統天

讀者各以其意求之則並行而不悖也坤卦放此

〔朱氏附錄〕問贊易之贊曰稱述其事如大哉乾元之類是贊○乾者萬物之始對坤而言

天地之道也○乾者萬物之始對坤而言四時之序也○錯綜求之其義乃盡○乾元只是天之性不是兩箇物事如人之精神豈可謂人自是人精神自是精神乎萬物資始與資之深資於事父以事君之資皆訓取字○

乾元統天蓋天只是以形體而言乾元即天之所以為天者也○猶言性統形爾○問雲行雨施品物流形言元亨矣此未言利貞卻提起終始為說何也曰此終始說元亨所自來

○乾四德元最重其次貞亦重以明終始之義非元則无以生非貞則无以終非終則无以為始不始則不能成終如此循環無窮此所謂大明終始也○問程易說大明終始處云大明天道之終始則見卦之六位各以時成不知是說聖人明之邪抑說乾道明之邪

曰遺書中有一段明說云人能明天道之終始則見卦之六位各以時成是終始此語證之可見大明者指人能明之也○大明終始傳意自明白其曰見曰當非人而何天人一理人之動乃天之運也然以私意而動則人

天矣惟其潛見飛躍各以其時則是以人當天也然不言當天而言御天以見速進退退之在我爾○天二體但主心而言爾○以時成者言各以其時而成潛見飛躍皆以其時耳然皆四德之流行也○初九九二之半即所謂元九二之半即所謂九二之半即所謂九五之半即所謂六五之半即所謂上六之半即所謂終始一段說聖人之元亨六位

六龍只與暨喻相似聖人之六位如隱顯進退行藏潛龍時便當隱去見龍時便當他出末如孔子為魯司寇時便是他大故顯了到那度麟絕筆便是他六龍時這是在下之聖

人然這卦大槩是說聖人得位底若使聖人在下亦自有箇元亨利貞如首出庶物不必在上方如此如孔子出類拔萃便是首出庶物著書立言澤及後世便是萬國咸寧○

乾道變化似是再說元亨變化字且只大槩恁地說不比繫辭所說底子細各正性命他即元亨時雖正了然未成形質到這裏方成如那百穀堅實了方要做正性命乾道是統說底四德是說他做出來底大率天地是那有形了重濁底乾坤是他性情其實乾道天

德互換一般乾道又言深得些子○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那一草一木各得其理變化是箇混全底○循環不已者乾道變化也合而成質者各正性命也譬之樹木其根本猶大義散而生花結實一向發生去是人物之萬殊○問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如昨日是夏今日立秋為變到那全然天涼沒一些熱時是化否曰然○問變化二字舊見本義云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夜來聽得說此二字乃謂化是漸化變乃頓變似少不同曰

如此等字自是難說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固是如此然易中又曰化而裁之謂之變則化又是漸蓋化如正月一日漸漸化至三十日至二月一日則是正月變為二月矣然既變則又化是化長而變短此等字須當通看乃好又曰變是自陰之陽忽然而變故謂之變化自陽之陰漸漸消磨將去故謂之化自陰而陽自是長得猛故謂之變自陽而之陰是漸漸消磨將去○問何謂各正性命曰

各得其性命之正○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只說是誠之源也至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方是性在○大哉乾元是說天道流行各正性命是說人得這道理做那性命處卻不是正說

性此天命之謂性孟子道性善便是就人身
上說易之所言卻是說天人相接處○問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萬
物盈乎兩間生生不窮日往則月來寒往則
暑來風冒之所以鼓動山川之所以流峙皆
是蒼蒼在上者實有以主其造化之權如此
耶抑只是太極爲萬化樞紐萬物自然如此
曰此與前只一意○周子謂五殊二實二本
則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自下推
而上去五行只是二氣一氣又只是一理自
上推而下只是此一簡理萬物分之以爲
體萬物之中又各具一理所謂乾道變化各
正性命然總又只是一簡理此理處處皆渾
渾如一粒粟生爲苗苗便生花花便結實又
成粟還復本形一穗有百粒每粒箇箇完全
又將這百粒去種又各成百粒生生只管不
已初間只是這一粒分去物物各有理總只
是一箇理○各正性命言其稟賦之初保合
大和言於既得之後天地萬物莫不皆然不
可作兩節說也○各正性命保合大和聖人
於乾卦發此兩句最好人之所以爲人物之
所以爲物都是正簡性命保合得箇和氣性
命便是當初合下分付底保合便是有箇皮
殼包裹在裏如人以刀破其腹此箇物事便
敗卻便死○保合大和即是保合此生理也
天地氣氤乃天地保合此生物之理造化不
息及其萬物化生之後則萬物各自保合其
生理不保合則無物矣○問保合大和乃利
貞曰天之生物莫不各有軀殼如人之有體
果實之皮核有箇軀殼保合以全之能保合
則其性常存生生不窮如一粒之殼外面有
箇殼以裹之方其發一萌芽之始是物之元
也及其抽枝長葉則是物之亨到得生實欲

熟未熟之際此便是利及其既實而堅便是
貞矣○問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恐盡是聖人
事伊川分作乾道君道如何曰乾道變化至
乃利貞是天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是聖人又
曰首出庶物須是聰明睿智高出庶物之上
以君天下方得萬國咸寧禮記云聰明睿智
足以有臨也須聰明睿智皆過於天下之人
方可臨得他○以天道言之爲元亨利貞以
四時言之爲春夏秋冬以人道言之爲仁義
禮智以氣候言之爲溫涼燥濕以方言之爲
東西南北○元亨繼之者善也陽也利貞成
之者性也陰也○元是未通底亨利是收未
成底貞是已成底譬如春夏秋冬冬夏便是
陰陽極處其間春秋便是過接處○論乾之
四德曰貞取以配冬者以其固也孟子以知
斯二者弗去爲知之實弗去之說乃貞固之
意彼知亦配冬也○貞於五常爲智孟子曰
知斯二者弗去是也既知又曰弗去有兩義
又文言訓正固又於四時爲冬冬有始終之
義王氏亦云賢有兩龜蛇亦兩所以周易亦
猶貞也又傳曰貞各稱其事○知斯是正意
弗去是固意○仁義禮智以一箇包于裏面
合下都具了一理渾然非有先後元亨利貞
便是如此不是說道有元之時有亨之時○
元亨利貞其發見有次序仁義禮智在裏面
自有次序到發見時隨感而動即无次序又
曰發時无次第生時有次第○問孟子言仁
義禮智義在第二易以義爲利卻成在第三
曰禮是陽故曰亨謂之仁義禮智猶東南西
北所謂元亨利貞猶東南西北一箇是對說
一箇是從一邊說○溫底是元熱底是亨涼
底是利寒底是貞○乾之四德元譬之則人
之首也手足之運動則有亨底意思利則配

之冒藏貞則元氣之所藏也又曰以五臟配
之尤明白肝屬木木便是元心屬火火便是
亨肺屬金金便是利腎屬水水便是貞○元
亨利貞仁義禮智金木水火春夏秋冬將這
四箇涵泳玩味值好○元亨利貞譬諸穀可
見穀之生萌芽是元苗是亨稔是利成實是
貞穀之實又復能生循環无窮○梅萊初生
爲元開花爲亨結子爲利成熟爲貞物生爲
元長爲亨成而未全爲利成熟爲貞○元亨
利貞只就物上看亦分明所以有此物便有
此氣所以有此氣便有此理故易傳只說元
者萬物之始亨者萬物之長利者萬物之遂
貞者萬物之成不說氣只說物者言物則氣
與理皆在其中伊川所說四句自動不得只
爲遂字成字說不盡故某略添字說盡○元
亨利貞理也有這四段氣也有這四段理便
在氣中兩箇不曾相離○元亨利貞性也生
長收藏情也以元生以亨長以利收以貞藏
者心也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
情也以仁愛以義惡以禮讓以智知者心也
性若心之理也情者心之用也心者性情之
主也程子曰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
其用則謂之神正謂此也又曰言天之自然
者謂之天道言天之付與萬物者謂之天命
又曰天地以生物爲心亦謂此也○伊川語
錄中說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說得太深
无捉摸處易傳其手筆只云四德之元猶五
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四者又曰仁
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易傳只此兩處說仁
說得極平實學者當精看此等處○問四德
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四
者曰元是初發生出來生後方會通通後方
始向成利者物之遂方是六七分到貞處方

是十分成此偏言也然發生中已具後許多道理此專言也惻隱是仁之端羞惡是義之端辭遜是禮之端是非是智之端若無惻隱便都沒下許多到羞惡也是仁發在羞惡上到辭遜也是仁發在辭遜上到是非也是仁發在是非上○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元者天地生物之端倪也元者生意在亨則生意之長在利則生意之遂在貞則生意之成若言仁便是這意思仁本生意生意乃惻隱之心也苟傷着這生意則惻隱之心便發若羞惡也是仁去那義上發若辭讓也是仁去那禮上發若是非也是仁去那智上發若不仁之人安得更有義禮智○須是先識得元與仁是甚物事更就自家身上看甚麼是仁甚麼是義禮智既識得這箇便見得這一箇能包得那數箇若有人問自家如何一箇便能包數箇只答云只為是一箇問黃直卿曰公於此處見得分明否曰向來看康節詩見得這意思如謂天根月窟閑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正與程子所謂靜後見萬物皆有春意同且如這箇種子安頓得恰好時便是仁蓋元乖戾便是生意窮天地亘古今只是一箇生意故曰仁者與物元對以其元往非仁此所以仁包四德也曰如此體仁便不是生意意思掉子安頓得恰好只可言中不可謂之仁元只是初底便是如木之萌如草之芽其在人如惻然有隱初來底意思便是所以程子謂看雞雛可以觀仁為是那嫩小底便有仁底意思在問如所謂初來意思便是不知思慮之萌不得其正時如何曰這便是地頭着賊便是那元字上着賊了如合收斂而不曾收斂時便是利底地頭着賊了如合貞靜時不能貞靜便是正底地頭着賊了以一身勘

之元如頭亨便是手足利便是胃腹貞便是元氣所歸宿處所以人頭亦謂之元首穆善亦曰元者體之長也今若能知得所謂元之元元之亨元之利元之貞上面一箇元字便是包那四箇下面元字則是偏言則一事者德地說則大煞分明了須要知得所謂元之元亨之元利之元貞之元者蓋見得此則知得所謂只是一箇也若以一歲之體言之則春便是元然所謂首夏清和便是亨之元孟秋之月便是利之元到那初冬十月便是貞之元也只是初底意思便是○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此段只於易元者善之長與論語言仁處看若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則貞又包四者周易一書只說一箇利則利又大也○專言仁則包三者言仁義則又管攝禮智二者如智之實知斯二者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元者用之端而亨利貞之理具焉至於為亨為利為貞則亦元之為爾此元之所以包四德也若分而言之則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其體用固有在矣以用言則元為主以體言則貞為主○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那元字便是生物之仁資始是得其氣資生是成其形到得亨便是他彰著利便是結聚貞便是收斂收斂既元形迹又須復生至如夜半子時此物雖存猶未動在到寅卯便生已午便著申酉便結亥子丑便實及至寅又生他這箇只管運轉歲有一歲之運一月有一月之運一日有一日之運一時有一時之運雖一息之微亦有四箇段子德地運轉○元亨利貞元斷處貞了又元今日子時前便是昨日亥時物有夏秋冬生底是到這裏方感得生氣他自有箇小小元亨利貞○

仁為四德之首而智則能成始而成終猶元為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脗合元間不貞則元以為元也○此須與太極圖通看四德之元安在甚處剝之為卦在甚處乾天也在甚處方能通成一片不然則不貫通少間看得如此了猶未是受用處在○元亨利貞在這裏都具了揚宗範卻說元亨屬陽利貞屬陰此卻不是乾之利貞是陽中之陰坤之元亨是陰中之陽乾後三畫是陰坤後三畫是陽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卦下象解一卦之象爻下象解一爻之象諸卦皆取象以為法乾道覆育之象至大非聖人其能體欲人皆可取法也故取其行健而已至健固足以見天道也君子以自強不息法天行之健也

象傳本義象者卦之上下兩象及兩象之六爻周公所繫之辭也

天乾卦之象也凡重卦皆取重義此獨不然者天一而已但言天行則見其一日一周而明日又一周若重複之象非至健不能也君子法之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剛則自強而不息矣

宋氏附錄乾卦有兩乾是雨天也昨日行一天也今日行又一天也其實一天而行健不已此所以為天行健也○問天行健如何曰惟胡安定說得好因舉其說曰天者乾之形乾者天之用天形蒼然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狀如倚杵其用則一晝一夜行九十餘萬里人一呼一吸為一息一息之間天行已八十餘里人一晝一夜有萬三千六百餘息故天行九十餘萬里天之行健可知故云千法之以自強不息云因言天之氣運轉不息故闊得地在中間或未

小象後放此

達曰如弄婉珠底只恁運轉不住故在空中不堅少有息則墜矣○天惟健故不息不可把不息做健○問健是以形容乾否曰可伊川曰健而无息謂之乾蓋自人而言固有一時之健有一日之健惟无息乃天之德○乾乾不息者體日往月來寒往暑來者用有體則有用有用則有體不可分先後說○健順剛柔之精者剛柔健順之粗者○問天運不息君子以自強不息曰非是說天運不息自家去趨逐也要學他如此不息只是常存得此心則天理常行而周流不息矣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復步履反本亦作復

進退動息必以道也

程氏附錄反復道也言終日乾乾往來皆由於道也三位在二體之中可進而上可退而下故言反復

本義反復重複踐行之意也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得量可而進看通其時則无咎也也字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造反

大人之為聖人一字之事也

本義造猶作也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得盈則變有悔也

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得用九天德也天德陽剛復用剛而好先則過矣

本義言陽剛不可為物先故六陽皆變而吉○

天行以下先儒謂之大象潛龍以下先儒謂之

宋氏附錄乾為萬物之始故天下无物不資之以為始但六爻有時而變故有潛龍无首之象而君子體之則當謙恭卑順不放為天下先亦非謂天德不可為首也又非謂乾不為首也乾不為首萬物何所資始而誰為首乎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長短大反下長入同

得它卦彖象而已獨乾坤更設文言以發明其義推乾之道施於人事元亨利貞乾之四德在人則元者眾善之首也亨者嘉美之會也利者和合於義也貞者幹事之用也

程氏附錄陰為小人利為不善不可一槩論夫陰助陽以成物者君子也其害陽者小人也夫利和義者善也其害義者不善也

本義元者生物之始天地之德其先於此故於時為春於人則為仁而眾善之長也亨者生物之通物至於此其不嘉美故於時為夏於人則為禮而眾美之會也利者生物之遂物各得宜不相妨害故於時為秋於人則為義而得其分之和貞者生物之成實理具備隨在各足故於時為冬於人則為智而為眾事之幹幹木之身枝葉所依以立者也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

得體法於乾之仁乃為君長之道足以長人也

體仁體元也此而效之謂之體

嘉會足以合禮

得得會通之嘉乃合於禮也不合禮則非理豈得為嘉非理安有亨乎

利物足以和義

得和於義乃能利物豈有不得其宜而能利物者乎

貞固足以幹事

得貞一作固所以能幹事也

以仁為體則无一物不在所愛之中故足以長人嘉其所會則无不合禮使物各得其所利則義无不和貞固者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所謂知而勿去者也故足以為事之幹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得行此四德乃合於乾也

非君子之至健元以行此故曰乾元亨利貞○此第一節中彖傳之意與春秋傳所載穆姜之言不異疑古者已有此語穆姜稱之而夫子亦有取焉故下文別以子曰表孔子之詞蓋傳者欲以明此章之為古語也

宋氏附錄問文言四德一段曰元者善之長以下四句說天德之自然君子體仁足以長萬物生理皆始於此眾善百行皆統於此故於時為春於人為仁是嘉之會此句自來說者多不明嘉美也會猶齊也嘉會眾美之會猶言齊好也春天生發萬物未大故齊到夏時洪纖萬下各各暢茂蓋春方生育至此乃无一物不暢茂其在人則威儀三千事事物物大小小一齊到恰好處所謂動容周旋皆中禮故於時為夏於人為禮

得為義之和萬物至此各遂其性事理至此无不得宜故於時為秋於人為義貞者乃事之幹萬物至此收斂成實事理至此无不正

故於時為冬於人為智此天德之自然其在君子所當從事於此者則必體仁乃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此四句例用上而四箇字極有力體者

以仁為體仁為我之骨我之以之為體仁皆從我發出故无物不在所愛所以能長人嘉會足以合禮者須是美其所會也欲其所會之

足

美當美其所會蓋其厚薄視疎尊卑小大相接之體各有節文无不中節即所會皆美所以能合於禮也利物足以和義者使物各得其利則義无不和蓋義是斷制裁制之物若似不和然惟義能使事物各得其宜不相妨害自无乖戾而各得其分之和所以為義之和也貞固足以幹事者貞正也知其正之所在固守而不去故足以為事之幹幹事言事之所依以立蓋正而能固萬事依此而立在人則是智至靈至明是非非確然不可移易不可欺瞞所以能立事也幹如板築之有損幹今人築牆必立一木於中為骨俗謂之夜叉木无此則不可築橫曰橫直曰幹无是非之心非知也知得是非非之正堅固確守不可移易故曰知周子則謂之正也○問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此也只是先生向所謂初之意否曰萬物之生天命流行自始至終无非此理但初生之際渇粹未散尤易見耳只如元亨利貞皆是善而元則為善之長亨利貞皆是那裏來仁義禮智亦皆善也而仁則為萬善之首義禮智皆從這裏出耳○仁是惻隱之母惻隱是仁之子又仁包義禮智三者仁是長凡管屬得義禮智故曰元者善之長○春秋傳記穆姜所謂之語謂元者體之長覺得體字較好是一體之長也○體仁如體物相似人在那仁裏做骨子仁是箇道理須是有這箇人方體得他做箇骨子比而效之之說卻覺不是○體仁不是將仁來為我之體我之體便都是仁也○本義云以仁為體者猶言自家一箇身體元來都是仁又云本義說以仁為體似不甚分明然也只得恁地說○問伊川解體仁長人作體乾之仁看來在乾

為元在人為仁只應就人上說曰然君子行此四德則體仁是君子之仁也○萬物各有好時然到此事之時皆盛大長成无不好者故曰嘉之會會是會集之義也人之修為處處皆要好不時是只要一處好而已須是動容周旋皆中禮可也故曰嘉會又曰亨是萬物亨通到此界分元一物不得其美故曰嘉之會若一物如此他物不如此則不可以為會○亨者嘉之會也嘉字重會字輕嘉會足以合禮會字重嘉字輕○嘉會足以合禮自上文體仁而言謂君子嘉其會此嘉字說得輕又不當如前說此只是嘉其所會此嘉字當若文之以禮樂之文則文字為重到得文之以禮樂便不同謂如在人若一言一行之美亦不足以為會直是事事皆盡美方可以為會都无私意方可以合禮○嘉會須是有禮後底事然這意思卻在禮之先嘉其所會時未說那禮在然能如此則便能合禮○問利者義之和曰義之和處便是利如君臣父子各得其宜此便是義之和處安得云不利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此便是不和也安得云利孔子所以罕言利者蓋不欲專以利為言恐人只管去利上求也又曰孔子只說義之和為利不去利上求利只義和處便是利又曰義者得宜之謂處得其宜不逆了物即所謂利○義之和只是中節義有箇分至如親其親長其長則是義之和如不親其親而親他人之親便不是和○孟子云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卻是這意思只是箇依本分若依本分時爾得爾底我得我底則自然和而有別若上下交征利則上下相侵相奪便是不義不和而切於求利矣○利物足以和義此數句最

難看老蘇論此謂慘殺為義必以利和之如武王伐紂義也若徒義則不足以得天下之心必散財發粟而後可以和其義若如此說則義在利之外分截成兩段了○義之為義只是一箇宜其初則甚嚴如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直是有內外之辨君尊於上臣恭於下尊卑小大截然不可犯似若不和之甚然能使之各得其宜則其和也孰大於是至於天地萬物无不得其所亦只是利之和爾此只是就義中便有一箇和既曰利者義之和卻說利物足以和義蓋不如此不足以和其義也○伊川說利物足以和義覺是他說得糊塗如何喚做和合於義四句都說不力○問程子曰義安處便是利只是當然而然便安否曰是也只萬物各得其分便是利字則易所謂利者義之和利便是義之和處然那句解得不似此語卻親切正好去解那句義○貞固足以幹事幹如木之幹事如木之枝葉貞固者正而守之貞固在事是與立箇骨子所以為事之幹欲為事而非貞固便植立不起自然倒了貞者事之幹伊川說貞字只以為正恐未足以盡正之義須是說正而固然亦未推得到知上看得來合是如此知是那裏運事變底一件物事所以為事之幹○問貞固二字與體仁嘉會利物似不同曰屬北方者便着用兩字方能盡之○故曰乾元亨利貞他把乾字當君子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遯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自此以下言乾之用九之道也初九陽之微龍德之潛隱乃聖賢之在側陋也守其道不隨世而變晦其行不求知於時自信自樂見可

而動知難而避其守堅不可奪潛龍之德也

程氏附錄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樂與憂皆道也非已之私也

朱氏附錄潛龍勿用何謂也以下大槩各就他要說處便說不必言專說人事大道○確乎其不可拔非專謂退避不改其操也憂樂行違時焉而已其守元自而可奪如富貴不淫貧賤不移之意○伊川說乾之用乾之時乾之義難分別到了時似用用似義○問時與義曰夏日冬日時也飲湯飲水義也許多名目須是逐一理會過少間見得一箇卻有一箇落着不爾都只恁地鶴突過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以龍德而處正中者也在此卦之正中為得正中之義庸信庸謹造次必於是也既處無過之地則惟在閑邪邪既閑則誠存矣善世而不伐不有其善也德博而化正已而物正也皆大人之事雖非君位君之德也

程氏附錄閑邪則誠自存如人有室垣牆不脩不能防寇寇從東來逐之則復有自西入逐得一人一人復至不如脩其垣牆則寇自不至故欲閑邪也又曰敬是閑邪之道閑邪存其誠雖是兩事然亦只是一事閑邪則誠自存矣天下有一箇善一箇惡去善即是惡去惡即是善譬如門不出便入豈出入外更別有一事也又曰閑邪則誠自存而閑其邪者乃在於言語飲食進退與人交接之際而

已矣又曰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捉一箇誠將來存著今人外面役役於不善於不善中尋箇善來存著如此則豈有入善之理只是閑邪則誠自存故孟子言性善皆由內出只為誠便存閑邪更著甚工夫但惟是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散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是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則只是內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學者須是將此心以直內涵養此意直內是本又曰閑邪則固矣然一作主一則不消言閑邪有以一為難見不可下工夫如何行一者无他只是整齊莊嚴肅然心便一則自是无非僻之干此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

言君德也者釋大人之為九二也
朱氏附錄庸言庸行盛德之至到這裏不消得徒地猶自閑邪存誠便是无敦亦保雖无厥敷亦當保也保者持守之意○問閑邪則固一矣主一則更不消言閑邪曰只是覺見邪在這裏要去閑他則心便一了所以說道閑邪則固一矣既一則邪便自不能入便更不消說又去閑邪○兩處說箇君德卻是要發明大人即是九二孔子怕人道別是箇大人故如此互相發使三百八十四爻皆恁地湊着豈不快活人只為中間多有湊不着底不可曉○龍德正中以以下皆君德言雖不當君位卻有君德所以也做大人伊川卻說得這箇大人做兩樣○伊川之病在那二五相見處卦畫如何會有相見之理只是說人占得遠爻利見於大人萬物觀之親便是見字且如學聚問辨也說箇君德蓋說道雖非君

位而有君德下面說許多大人者所以為大人者如此今卻說二五相見卻湊不着他這語脉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三居下之上而君德已著將何為哉唯進德修業而已內積忠信所以進德也擇言篤志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致知也求知所至而後至之知之在先故可與幾所謂始條理者知之也知終終之力行也既知所終則力進而終之守之在後故可與存義所謂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此學之始終也君子之學如是故知處上下之道而无驕憂不懈而知懼雖在危地而无咎也

程氏附錄忠信所以進德何也閑邪則誠自存誠存斯為忠信也如何是閑邪非禮而勿視聽言動邪斯閑矣○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蓋上天之載无聲无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于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孟子去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性一作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夫小大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像上徹下不過如此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已與人○忠信進德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修立人在人○忠信為基本所以進德也修辭誠意立所以居業也此乃乾道由此二句可至聖人也○修辭立其誠文質之義○修辭立其誠不可不子細理會言

能修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修飾言辭
爲心只是爲偽也若修其言辭正爲立己之
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
實事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才力有可
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修業也終日乾
乾夫小大事卻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爲實下
手處修辭立其誠爲實修業處○學者必知
所以入德不知所以入德未見其能進也故
孟子曰不明乎善不誠其身易曰知至至之
○知至則便意誠若有知而不誠者皆知未
至爾知至而至之者知至而往至之乃吉之
先見故曰可與幾也知終而終之則可與存
義也○知至則當遂一終之須以知爲本
則當至之知終則當遂一終之須以知爲本
知之深則行之必至无有知之而不能行者
知而不能行只是知得淺飢而不食鳥啄人
不蹈水火只是知人不善只爲不知知至
而至之知幾之事故可與幾知終而終之故
可與存義知至是致知博學明辯審問慎思
皆致知知至之事篤行便是終之如始條理
終條理因其始條理故能終條理猶知至即
能終之○知至至之如今學者且先知有至
處便從此至之是可與幾也非知幾者安能
先誠至處知終終之知學之終處而終之然
後可與守義

忠信主於心者无一念之不誠也修辭見
於事者无一言之不實也雖有忠信之心然非
修辭立誠則无以居之知至至之進德之事知
終終之居業之事所以終日乾乾而夕惕若
者以此故也可上可下不驕不憂所謂无咎也
宋氏附錄進德修業四字煞包括道理德是
就事上說忠信是心中誠實修辭立誠是說
處有真實底道理進德修業最好玩味○忠

信是實其心之所發○忠信實也然從知上
求吾心知得是非端的是如此心便實實便
忠信吾心以爲實然從此做去即是進德處
○忠信是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是決定徹底
恁地這便會進人之所以一脚進前一脚退
後只是不曾真實做如何得進○忠信二字
與別處說不同因舉殿金甌燒廬舍持三日
糧示士卒必死无還心如此方會斬殺忠信
便是有還心如此方會進德○還忠信二字
正是中庸之反諸身而誠孟子之反身而誠
樣誠字是知得真實了知得法然如此更
顛撲不碎了只欠下手去做忠信是知得到
那真實極至處了修辭立誠是做到真實極
至處若不是真實知得進箇甚麼前頭黑泔
地如何地進得去既知得若不真實去做那
箇道理也只懸空在這裏无箇安泊處所謂
忠信也只是虛底道理而已○忠信猶言實
其善之謂非主忠信與朋友交而信之忠信
能實其爲善之意自是住不得德不期進而
自進猶飢之欲食自是不可已進德則所知
所行自進而不可已居業則只在此住了不去
只看進字居字可見進者日新而不可已居者
一定而不易忠信進德修辭立誠居業工夫
之條件也知至至之可與幾知終終之可與
存義工夫之功程也此一段只是說終日乾
乾而已○問易之忠信其只是實理曰此說
實理未得只是實心有實心則進德自无窮
已實心便是學者之關中河內必先有此而
後可以有爲若元此則若存若亡而已烏能
有得乎有諸已之謂信意正謂此又曰程子
謂一心之中如有兩人焉將爲善有惡以開
之爲不善又有愧恥之心此正交戰之驗程
子此語正是言意不誠心不實處大凡意不

誠分明是吾之賊我要上他牽下來我要前
他拖敬後去此最學者所宜察○伊川說內
積忠信積字說得好○問伊川言忠信所以
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曰
此一段只是解箇終日乾乾在天之剛健者
便是天之乾在人之人之剛健者便是人之乾又
曰忠信進德修辭立誠便无間斷便是終日
乾乾○修辭立誠只於平日語默之際以氣
上驗之思與不思而發意味自別明道所謂
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者只
觀發言之平易躁妄便見其德之厚薄所養
之淺深矣又曰修辭立誠便要立得這忠信
若口不擇言違事便說只這忠信亦被汨沒
動盪立不住了又曰修辭便是立誠如今人
揀擇言語的確二字是一字一句是一
句便是立誠若還脫空亂語誠如何立伊川
說這箇做兩事明道只做一意說明道說這
般底說得條直○問立誠不就制行上說而
特指修辭何也曰人之不誠處多在言語上
也又曰言是行之表凡人所行者无不發出
來也是一件大事○問修辭立其誠何故獨
說辭得非只舉一事而言否曰然也是言
多言是那發出來處人多是將言語做沒緊
要容易說出來若一一要實這工夫自是大
立其誠便是那後面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
○修辭只是言領行行願言之意○修辭立
其誠其字當細玩○立其誠誠依舊便是上
面忠信又曰忠信進德是見箇修辭立誠底
道理修辭立誠是行箇忠信進德底道理又
曰忠信心也修辭事也然蘊於心者所以見
於事也修於事者所以養其心也此聖人之
學所以內外兩進而非判然兩事也○忠信
是根有此根便能發生枝葉業是外而有端

緒者○德者得之於心者也業者乃事之就緒者也如古人所謂業已如此是也○問進德修業復云居業所以不同曰德則日進而不已業如屋宇未修則當修之既修則居之又曰進德是度方架這屋相似居業是據見成底屋而居之○知至至之是屬忠信進德上說蓋真見得道理遂求以至之知終分了這守之而不失○遺書知至至之主知知終終之主終蓋上句則以知至為重而至之二字為輕下句則以知終為輕而終之二字為重○問至之是已至其處否曰未在是知得那至處方有箇向望處正要行進去知終終之是已至其處了終之而不去○問知至與知終終字與至字其義相近如何曰這處都作兩段衮將去所以難得分曉知至與至之知終與終之分作四截說知至是知得到處知終是終其到處至之是須着行去到那處故曰知至至之終之是定要守到那處故曰知終終之上兩箇知字卻一般舉遺書所謂知至至之主知也知終終之主終也均一知也上卻主知下卻主終要得守故如此又曰知至至之知其可至而行至之也知終終之知其可住而止之○知至至之者言此心所知者心真箇到那所知田地雖行未到而心已到故其精微幾密一齊在此故曰可與幾知終終之者既知到極處便行進到極處此真實見於行事故天下義理都无走失故曰可與存義所謂知者不似今人草略知得而已其所知處此心真箇一一到那上也○上至字是至處下至字是到那至處知終是終處終之是終之而不去蓋求必終於是而守之不去也先知為幾如人欲往長安雖

未到長安然已知長安所在所謂可與幾也存者守而勿失既知得箇道理如此則堅守而勿失所謂可與存義也○未做到那裏先知得如此所以說可與幾進字貼着那幾字至字又貼着那進字終則只是要守業只是這業今日如此明日又如此所以下箇居字終者只這裏終居字貼着那存字終字又貼着那居字德是心上說義是業上底道理又曰進字貼着幾字至字又貼着進字皆是去底字居字貼着存字終字又貼着居字皆是住底字進如日知其所亡是真箇見得道理居如月无忘其所能是真箇做得到地分上守守而勿失○可與幾可與存義是旁人說如可與立可與權之可與同○程子云知至至之主知知終終之主行然其竊疑似亦不必如此說只將忠信所以進德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說自得蓋无一念之不誠所以進其德也德謂之進則是見得許多又進許多无一言而不實所以居其業也業謂之居便是知之至此又有以居之也○可與存義也存字似不甚貼義字然亦且作存字看所以伊川先生云守之在後○問九二閑邪存誠與九三修辭立誠相似否曰他地位自別閑邪存誠不大段用力修辭立誠大段着氣力○問九二說聖人之德已備何故九三又言進德修業知至至之曰聖人只逐文取象此不是言德學節次是言居住節次○問文言六爻皆以聖人明之有隱顯而元淺深但九三一文又似說學者事豈聖人亦有待於學耶所謂忠信進德修辭立誠在聖人分上如何曰聖人亦是如此進德亦是如此居業只是在學者則勉強而行之在聖人則自然安而行之知至知終亦然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為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上知字一時事
傳或躍或處上下无常或進或退去就從宜非為邪枉非離羣類進德修業欲及時耳時行時止不可恒也故云或深淵者龍之所安也在淵謂躍就所安淵在深而言躍但取進就所安之義或疑辭隨時而未可必也君子之順時猶影之隨形可離非道也
宋葉內卦以德學言外卦以時位言進德修業九三備矣此則欲其及時而進也
朱氏附錄九四中不在人則其進而至于九五之位亦无嫌矣但君子本非有此心故云或躍而文言又以非為邪也等語釋之○問上下无常進退无恒非為邪枉非離羣類則其心之所處果安在哉曰隨時而變動靜不失其宜乃進德修業之日也○問進德修業欲及時如何曰君子進德修業不但為一身亦欲有為於天下及時而進○問內卦以德學言外卦以時位言曰此說文言六段蓋雖言德學而時位亦在其中非德學何以處時位此是子曰以下分說其後卻錯雜說了○問時與位古易无之自孔子以來方說出此義曰易雖設時與位亦有无時位可說者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原二反
傳人之與聖人類也五以龍德升尊位人之類其不歸仰況同德乎上應於下下從於上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也流濕就燥從龍從虎皆以氣類故聖人作而萬物皆親上既見下下亦見上物人也古語云人物論謂人也易中利見大

人其言則同義則有異如訟之利見大人謂宜見大德中正之人則其辯明言在見前乾之二五則聖人既出上下相見共成其事所利者見大人也言在見後本平天者如日月星辰本平地者如蟲獸草木陰陽各從其類人物莫不然也

程氏附錄雲從龍風從虎龍陰物也出來則濕氣蒸然自出如濕物在日中氣亦自出雖木石之微感陰氣尚有氣則龍之興雲不足怪虎行處則風自生○動植之分有得天氣多者有得地氣多者本平天者親上本平地者親下然要之雖木植亦兼有五行之性在其中只是偏得土之氣故重濁也

本義作起也物猶人也親釋利見之意也本平天者謂動物本平地者謂植物物各從其類聖人人類之首也故興起於上則人皆見之

朱氏附錄天下所處无君不忠无臣有如是君必有如是臣雖使而今无少間也必有出求雲從龍風從虎只怕不是真箇龍虎若是真箇龍虎必生風致雲也○本平天者親上凡動物首向上是親乎上人類是也本平地者親下凡植物本向下是親乎下草木是也禽獸首多橫生所以无智此本康節說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傳九居上而不當尊位是以无民无輔動則有悔也

意賢人在下位謂九五以下无輔以上九過高志滿不來輔助之也○此第二節申象傳之意

宋氏附錄問王弼說初上无陰陽定位如何曰伊川說陰陽奇耦豈容无也乾上九貴而无位需上九不當位乃賈位之位非陰陽之

位此說極好

潛龍勿用下也

傳此以下言乾之時勿用以在下未可用也

朱氏附錄潛龍勿用下也便是第二段陽氣潛藏便是上段龍德而隱者也聖人反覆贊咏發明以示人耳○潛龍勿用陽在下也又潛龍勿用下也只是一意重疊說伊川作兩意未穩

見龍在田時舍也

傳隨時而止也舍去聲

本義言未為時用也

終日乾乾行時也

傳進德修業也

或躍在淵自試也

傳隨時自用也

本義未遽有為姑試其可

飛龍在天上下治也

傳得位而行之治也

本義居上以治下

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傳窮極而災至也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傳用九之道天與聖人同得其用則天下治也

本義言乾元用九見與他卦不同若道剛而能柔天下无不治矣○此第三節再申前意

宋氏附錄問乾元用九天下治也曰九是天德健中便有順用之則天下治如下文乃見天則則便是天德與上文見羣龍元首又別作一樣看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

傳此以下言乾之義方陽微潛藏之時君子亦當時隱未可用也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傳龍德見於地上則天下見其文明之化也作而化

本義雖不在上位然天下已被其化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傳隨時而進也

本義時當然也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

傳離上位而升上位上下革矣

本義離下而上應革之時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傳正位乎上位當天德一作天德即天位也蓋唯有是德乃宜居是位故以名之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

傳時既極則處時者亦極矣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傳用九之道天之則也天之法則謂天道也或問乾之六爻皆聖人之事乎曰盡其道者聖人也得失則吉凶存焉豈特乾哉諸卦皆然也

本義剛而能柔天之法也○此第四節又申前意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

傳又反復詳說以盡其義既始則必亨不亨則息矣

本義始則必亨理勢然矣

利貞者性情也

傳乾之性情也既始而亨非利貞其能不息乎

程氏附錄元亨者只是始而亨者也此通人物而言

通元本作探字謂始初發生大槩一例亨通也

及到利貞便是各正性命後屬人而言也利貞者分在性與情只性為本情是性之動處

情又幾時惡故者以利為本只是順利處為性若情則須是正也○性情猶言資質體段

亭毒化育皆利也不有其功常久而不已者貞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貞也○利貞者性情也言利貞便是乾之性情

本義 收斂歸藏乃見性情之實

宋氏附錄利貞者性情也是乾之性情始而亨時是乾之發作處共是一箇性情到那利貞處一箇有一箇性情百穀草木皆有箇性情了元亨方是他開花結子時到這利貞時方見他底性情就這上看乾之性情便見得這是那利貞誠之復處○問利貞者性情也曰此性情如言本體元亨是發用處利貞是收斂歸本體處如春時發生到夏長茂條達至秋結子有箇收斂聚底意思但未堅實至冬方成在秋雖是已實漸欲脫去其本之時然受氣未足便種不生故須到冬方成人只到秋冬疑若不見生意不知都已收斂在內如一株樹有千子結實各具生理卻將其子種之便可成干株樹剝卦碩果不食正是此義於此見得生生不窮之意天地大德曰生天地別无勾當只是生而已這箇道理直是自然无安排聖人亦只是見得此機絨而發明出來耳○不有其功常久而不已者也不有其功言化育之无迹處爲貞

乾始能以美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傳 乾始之道能使庶類生成天下蒙其美利而不言所利者蓋无所不利非可指名也故贊其利之大曰大矣哉

本義 始者元而亨也利天下者利也不言所利者貞也或曰坤利牝馬則言所利矣

宋氏附錄問乾不言所利程易謂无所不利故不言利如何曰是也乾則无所不利坤只利牝馬之貞則有利不利矣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

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傳 大哉贊乾道之大也以剛健中正純粹六者形容乾道精謂六者之精極以六爻發揮旁通盡其情義乘六爻之時以當天運則天之功用著矣故見曰雲行雨施陰陽溥暢天下和平之道也

本義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則以體言健兼用言中者其行无過不及正者其立不偏

四者乾之德也純者不雜於陰柔粹者不雜於邪惡蓋剛健中正之至極而精者又純粹之至極也或疑乾剛无柔不得言中正者不然也天地之間本一氣之流行而有動靜耳以其流行之統體而言則謂之乾而无所不包矣以其動靜分之然後有陰陽剛柔之別也

宋氏附錄 大哉乾乎陽氣方流行固已包了全體陰便在這裏了所以說剛健中正然不可道這裏卻夾雜些陰柔所以卻說純粹精

○問乾剛健中正或謂乾剛无柔不得言中正先生嘗言天地之間本一氣之流行而有動靜耳以其流行之統體而言則但謂之乾而无所不包以動靜分之然後有陰陽剛柔之別所謂流行之統體指乾道而言耶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只乾便是氣之統體物之所資始物之所正性命豈非无所不包但有其氣之動而言則爲陽

自其氣之靜而言則爲陰所以陽常兼陰陰不得兼陽陽大陰小陰必附陽皆此意也○剛健中正爲其嫌於不中正所以說箇中正陽剛自是全體豈得不中正這箇因近日趙

善學者著一事物事說道只乾坤二卦便偏了乾只是剛底一邊坤只是柔底一邊兼說與他道聖人做一部易如何卻將兩箇偏底物事放在劈頭如何不討箇渾渾淪淪放在那裏注中便是破他說○則健中正純粹精也觀其文勢只是言此四者又純粹而精耳程易作六德解未安

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傳 德之成其事可見者行也德成而後可施於用初方潛隱未見其行未成未著也是以君子弗用也

宋氏附錄 德者行之本君子以成德爲行言德則行在其中矣○問行而未成如何曰只是事業未就又問乾六爻皆聖人事安得有未成伊川云未成是未著莫是如此否曰雖是聖人畢竟初九行而未成問此只論事業不論德否曰不消如此費力且如伊尹居有莘之時便是行而未成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傳 聖人在下雖已顯而未得位則進德修業而已學聚問辯進德也寬居仁行修業也君德已著利見大人而進以行之耳進居其位者舜禹也進行其道者伊傳也

本義 蓋由四者以成大人之德再言君德以深明九二之爲大人也

宋氏附錄問大抵學便踐履如何曰不可易云學以聚之問以辯之既探討得是當且放頓寬大田地待觸類自然有會合處故曰寬以居之且未可說仁以行之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傳三重重剛之盛也過中而居下之上上未至於天而下已離於田危懼之地也因時順處乾乾惕惕以防危故雖危而不至於咎君子順時就惕所以能泰也

重剛謂陽爻陽位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武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四不在天不在田而出人之上矣危地也疑者未決之辭處非可必也或進或退唯所安耳所以无咎也

九四非重剛重字疑衍在人謂三武者隨時而未定也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大人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合者合乎道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跡也聖人先於天而天同之後於天而能順天者合於道而已合於道則人與鬼神豈能違也

程氏附錄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非在外也○若不一本則安得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鬼神言其功用天言其主宰○易言天亦不同如天道虧盈而益謙此通上下理亦如此天道之運亦如此如言天且弗違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此直謂形而上者言以鬼神為天地矣

大人即釋爻辭所利見之大人也有是德而當其位乃可當之入與天地鬼神本无二理特蔽於有我之私是以格於形體而不能相通大人无私以道為體曾何彼此先後之可言哉

先天不違謂意之所為與道契後天奉天謂知理如是奉而行之回紇謂郭子儀曰卜者言此行當見一大人而還其占蓋與此合若子儀者雖未及乎夫子之所論然其至公无我亦可謂當時之大人矣

宋氏附錄問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聖人與天為一安有先後之殊曰只是聖人意要如此天便順從先後相應不差毫釐也○天地只以形言先天而天弗違者如禮雖先王未之有而可以義起之類蓋雖天之所未為而吾意之所為有與道契天亦不能違也後天而奉天時如天敘有典天秩有禮之類雖天之所已為而理之所在吾亦奉而行之耳蓋大人无私以道為體此一節只是釋大人之德其曰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將天地對日月四時鬼神說便只是指形而下者言

式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極之甚為式至於式者不知進退存亡得喪之理也聖人則知而處之皆不失其正故不至於式也

宋氏附錄六爻是聖人之德只所處之位不同初爻言不易乎世不成乎名述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潛龍也

宋氏附錄六爻是聖人之德只所處之位不同初爻言不易乎世不成乎名述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潛龍也

宋氏附錄六爻是聖人之德只所處之位不同初爻言不易乎世不成乎名述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潛龍也

宋氏附錄六爻是聖人之德只所處之位不同初爻言不易乎世不成乎名述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潛龍也

宋氏附錄六爻是聖人之德只所處之位不同初爻言不易乎世不成乎名述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潛龍也

宋氏附錄六爻是聖人之德只所處之位不同初爻言不易乎世不成乎名述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潛龍也

宋氏附錄六爻是聖人之德只所處之位不同初爻言不易乎世不成乎名述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潛龍也

已是說聖人之德了只是潛而未用耳到九二卻恰好其化已能及人矣蓋正是臣位所以處之而安到九三居下卦之上位已高了那時節元可做只得恐懼進德修業乾乾不息此便是伊周地位九四位便乖或躍在淵伊川謂淵者龍之所安恐未然而四是在乎所在縱有水亦淺淵是深不可測躍離乎行而未至乎飛行尚以足躍則不足以一跳而起足不踏地跳得便天上去不得依舊在淵裏皆不可測下離乎行上近乎飛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武之或之者疑之也不似九二安穩此時進退不得皆不由我只聽天時了以聖人言之便是舜歷試文王三分天下有二湯武鳴條牧野時到上九又亢了看來人處大運中无一時閑言山悔吝一息不會停如大車輪一般一恁家將去聖人只隨他德地去看道理如何這裏則將這道理處之那裏則將那道理處之○橫渠論易乾卦諸爻恐皆過論大抵易卦爻辭本只是各著本卦本爻之象明吉凶之占當如此耳非是就聖賢地位說道理也故乾六爻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自聖人以至於愚不肖皆得之義皆有取但純陽之德剛健之至若以義類推之則為聖人之象而其六位之高下又有似聖人之進退故文言因潛見躍飛自然之文而以聖人之迹各明其義位有高下而德无淺深也然其本意亦甚分明未嘗過為深巧如橫渠之說也且如初九則是德已成而行未著故眾人未見其德而君子之心確然已有以自信也九二則人見其庸言庸行閑邪存誠之迹又從而化之也九三則雖涉此危地而當進德修業之不已也九四則其位愈進其危益甚而亦但知循理不恤其他也